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所卷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儲夏書

詩所卷五

大學士李光地撰

小雅三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古音以　方墨反）

自昔者遡舊俗而言也此章言力田以奉祭祀之事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古音普郎反）或肆或將祝祭于祊（古音方）祀事孔明（彌郎反）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古音羌）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此章言方祭而主人初獻求神之事

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此章言亞獻三獻主婦賓客薦神之事執爨而燔炙

在俎有司之職也豆實旅百主婦之供也獻酬而禮儀不失賓客之盛也笑語者祖考之笑語記云祭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笑語得則神之來格可知矣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此章言畢獻而受嘏之事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

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此章言祭畢而送神燕寢之事

樂具入奏（古音則故反）以綏後禄爾殽既將莫怨具慶（音羌）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此章終言燕寢之事詩言祭祀未有備始終如此者中庸言宗廟之禮至于燕毛蓋與此相表裏斯禮也

至武周而明備然自后稷肇祀以來則禮樂已興直

侯王之制異耳中言君婦者斥豳公之夫人也餘文

義朱傳盡之

楚茨六章○此豳雅之首篇也豳雅凡四篇所以

祈年於田祖然至後二篇乃有此意前二篇皆言

内祭祀之事葢先内後外序應如此頌所謂烝畀

祖妣以洽百禮者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曽孫田之我疆我理南

東其畝（以滿反）

公劉為后稷之曾孫自此以下言曾孫者大抵皆斥公劉而子孫之世修其業者以此槩之也大雅篤公劉之篇言度其隰原徹田為糧此章正指其事是時當夏之世故推本於禹功南山是所謂乃陟南岡者非終南山也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古音屋）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古音于逼反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

尸賓壽考萬年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音孤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

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莫九反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

毛取其血膋

先言農者田圃之所得然後及於牲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彌郎反先祖是皇報以介

福萬壽無疆

首章闢地之利也次章得天之和也三章言田埶黍稷者也四章言田中之廬植蔬果者也五章言田廬中雞豚狗彘之畜可以為牲者也六章乃終言祀事

信南山六章○與上篇意同上篇詳於祀事此篇詳於田事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滿以反)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有陳穀可以食農人者自古有年故也今所得之新

穀則烝以食髦士士亦農而俊秀者助力止於田中

衆人敬之而别其食益禮義詩書之風已興矣

以我齊明(彌郎反)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

慶(音羗)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

我士女

社方之祭之外又祈年於田祖益於田間行之無壇

壝之制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以滿反)田畯至喜攘其左右(音以)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音以)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古音每)

曾孫來則田畯從之矣見耕者饁者之多而田畯喜見田禾之易治而曾孫不怒皆以農夫能敏故也終首章之意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音疆)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音羌)報以介福萬壽

無疆

曾孫公田之獲既多又為民間求倉箱盈溢于神以為農夫之慶上下一體如此故神報以介福而萬壽無疆終次章之意

甫田四章○所謂祈年於田祖擊土鼓以樂田畯者此篇正言之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滿以反）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言農夫能預事及時以順曾孫之命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稺田祖有神秉畀炎火音毁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人力既勤此兩章乃致禱祈之意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畞以滿反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方墨反

前篇來止勸耕之時也此來止觀穫之時也收穫之後又禋祀四方以報以祈與來歲之利與前篇社方

御田祖者相首尾

大田四章○終前篇之意○自楚茨至此四篇皆言豳公以來舊俗如此葢自后稷始興農事公劉克篤其烈故對后稷以稱而曰曾孫也豳風雅頌所稱上不及天子下不係卿大夫其曰君曰公曰公子曰君婦皆有國者名號而信南山篇所謂曾

孫田之我疆我理則於天子及卿大夫之事尤不相似而爲諸侯之始辟土地者與大雅公劉緜荒豳與岐之文正相應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既同君子萬年保

其家邦博工反

瞻彼洛矣三章○東都既成朝會諸侯因而講武事之詩也葢自文武既沒周召輔政皆不敢忘武事故曰維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又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首兩章皆言兵革服佩卒章則示天位已安寓偃武修文之意矣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音滑兮我心寫兮

是以有譽處兮

興蓼蕭首章同湑義亦同皆以物之被露而潤興諸侯戴澤之意

裳裳者華芸其黄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音羌矣

亦蓼蕭為龍為光之意美其德之容也

裳裳者華或黄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亦蓼蕭鞗革和鸞之意

左之左之君子宜魚何反之右之右之君子有音以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此又蓼蕭其德不爽宜兄宜弟之意益美其行之無虧才之有裕乃推原其由於實德之素是以行事悉似其本心非可以致飾於外者也孟子言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意正如此

裳裳者華四章○朝會畢而見諸侯之詩首章聽

其言二章觀其行三章乃至於車馬驅馳之節亦無不中度者故四章合而美之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羽興為天子之羽翰也故曰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領興為諸侯之長率也故曰萬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乃多反受福不那

戢難言萬邦皆斂戢而畏慎也屏承次章言翰承首

章言戢難又承次章言受福又承首章言

兕觵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乃言今日之燕非以遨遊相交也相與求萬福爾

桑扈四章○朝會既畢而燕諸侯之詩蓋必元侯

受方伯之任者其在東郊則周公君陳畢公之倫

是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禄宜之魚何反

鴛鴦匹鳥也興天子下交元侯收為匹配故曰畢之

羅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方墨反

鴛鴦之宿斂其左翼以相依興天子倚毗元侯之篤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禄艾之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禄綏之

以人之養馬而頼其力興天子加惠元侯而收其功

鴛鴦四章○此為諸侯所以答天子也蓼蕭諸篇

朝會燕享之詩也此四篇辭義皆似而篇什不相

從以首篇推之則皆為東都之作可知鹿鳴以下
天保答之魚麗以下南山有臺答之蓼蕭以下菁
莪答之瞻彼洛矣以下鴛鴦答之其義皆相似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肴既嘉豈伊異人兄
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
君子庶幾說懌
實維伊何設問此頍弁者何人也故下以兄弟匪他
答之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古音補徃反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實維何期設問期以何時來也故下以兄弟具來答之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雨雪集則草木零縱松柏不凋而蔦蘿亦既枯矣然則相見之日能有幾哉記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為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此之謂乎

頍弁三章○當從朱傳為燕兄弟親戚之詩然繹其辭意葢受燕者之作非燕者之作也故以蔦蘿自比而卒語曰君子維宴則斥主人言爾為此詩者葢所以勸親親如常棣之倫而託為兄弟親戚

之意其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猶然孔懷原隰之哀也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音以式燕且喜

季女喻賢人也以其懷美深藏言之故曰季女也言間關命車為思季女而往望其德音之來會不啻如渴而如飢又復謙言我雖德美不足相配非汝之好友然亦願汝之聊且燕喜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轉音豫

鷮雉文明之物也辰時也以其懷抱大美言之故曰碩女也山梁之雉時哉時哉翔而後集者也碩女亦應時而來以德教誨於我故既燕且譽而好之無射前之飢渴以望其德音者至是始遂矣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謙言酒殽之不備如風所謂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也

又謙言無德以酬汝即前文無好友之意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湑音兮

析薪喻求賢也鮮我覯爾言其相見之非易而不偶

高山仰止景行行户郎反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高山仰止欽其德也景行行止儀其行也既得賢而

親之尊之故復序其間闕往見之初馬驟車馳特為欲覯爾新昏以慰我心也孔子曰詩之好仁如此

車舝五章○此篇蓋求賢之詩其以季女碩女新昏言之皆此類也周公繫易凡言女言婦言婚媾云者大抵取義在君臣朋友之際楚人屈原知之所作騷辭周游求女皆歷訪賢人之喻也然則此詩之旨夫子所謂好仁者一言以蔽之矣頍弁及此乃常棣伐木之嗣音意者亦周公之作益明農

以篤世業朝會以親諸侯弔不咸而睦同姓明俊民以讓後人者皆周公之志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青蠅三章○疾讒之詩也自此至魚藻皆當為厲王時詩以賓筵魚藻例之則此詩亦當為東諸侯所作故曰交亂四國構我二人非微者之辭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鍾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與音偕設逸協古音都畧反

朱傳此章言因射而飲者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則故反

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音肆

朱傳此章言因祭而飲者愚謂射者飲而後射祭者

祭而後飲也各奏爾能言子孫執事者各盡其能也賓載手仇飲賓也所謂獻酬交錯者也室人入又燕寢也所謂樂具入奏者也康爵猶言福酒時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古音於逸反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朱傳此章以下言凡飲酒者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古音奴）亂我籩豆（田故反）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古音羽其反）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方墨反）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音俄）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音肆）

上兩章言威儀之失此章又特以失言為戒蓋醉之

害莫大於失言也

賓之初筵五章○韓序謂衛武公飲酒悔過之作是也然雖自箴而亦以諷上與大雅抑同意以二雅之序攷之兩詩皆當為厲王之世則言武公作卿士在此時者近是其又言仕於幽王者非也古史年代多不可信矣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君民猶魚水也魚非水不樂君非民亦不樂也能豈

樂飲酒則無酒荒之禍矣當是東諸侯遥禱之辭故

曰王在在鎬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能以豈樂飲酒則不忘民而可以安居矣

魚藻三章○此詩繼於賓筵而皆言飲酒之事豈

亦衛武公所作以諷王與蕩之詩借言殷紂沈湎

號呼之失今武公於自儆者序言之而施於上者

如此臣子之辭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音姥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以筐筥之盛菽興車馬衣服之榮諸侯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音芹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觀芹之所生則知檻泉之所出矣興旂常車馬之所至則知君子之來也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音戶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禄申之反彌各

上言旂鸞驂駟則君子原有車馬及此朝見赤芾邪幅則君子原有衣服紓緩也後也謂彼之交於天子者素無怠緩此車馬章服皆昔時天子之所予今又有此新命以申重其福禄者以其有樂只之德故耳此兩章皆申首章之意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博工反樂只

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以枝葉之盛興從來之人之多蓋必燕賜及其羣下

故云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

禄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朝事畢而天子復留諸侯與之揆度政事厚其禮意

故以舟之縶維而汎汎興諸侯之款留於天子而優

游也前三章賜賚之常後二章典之加厚者也

采菽五章○此詩與瞻彼洛矣諸篇不相屬而在厲王之後則必宣王朝諸侯之詩也四章曰亦是率從言諸侯來而其左右亦來也五章曰亦是戾矣言天子至而諸侯亦至也蓋亦朝會于東都者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

此三章刺親睦之不行由有位倡之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亾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音戶如食宜飶如酌孔取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音轉樹

此三章刺㢟讓之不興由有位導之也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甘於在下而受棄者能讓者也今之人皆欲居上而

長驕人者爾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蠻髦猶言胡越也不相親之意此兩章兼應前六章也

角弓八章○仁讓之化既遠士大夫溥競以先細民王朝不能敦本厲俗賢者以為憂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古音匿）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蹈古注作悼朱子據荀卿作神然蹈義自通葢踐踏其下之意正對高飛傅天所謂發揚蹈厲者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古音居以凶矜銀反

菀柳三章○從舊說○自采薇至隰桑以前後攷之當為宣王之詩然如角弓菀柳則尊親懷柔之道亦既微矣合觀大小二雅凡繫宣王事者大抵勵意武功為多其稱中興者以此其不久而亂使

後人稱厲宣幽平亦以此也葢英武之君志在功名則小人多藉此以自進而有受爵不讓之徒行其督責則羣下多苟焉以自逺而有不敢親暱之意夫是以枝幹而本撥材盛而德衰勢強而心離文武周公之道於是衰矣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彼都指西都而言也容有法故不改言有則故成章

行本於德故歸於合情中理無所虧矣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言俗之儉素也以臺為笠以緇為撮綢密而端正者乃其髮耳皆言首飾之不盛也如與而通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言俗之有禮法也充耳以琇舉一端而餘可知已尹

吉二氏周之有家法者故女皆慕效之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言俗之尚寛徐而貴嚴重也短其帶畢其髻則行止為之便捷輕佻矣鄭氏曰言非士故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非女故卷此髮也髮於禮自當有旟

也旗揚起也

都人士五章○厲王之亂宣王繼之人尚武健舊時風俗衣冠為之一變於時猶有及見前民典刑者追感而懐思之蓋居東都人之作故目周京為彼都也

終朝采緑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音肱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音渚

采綠四章○此詩舊為婦人念君子之作然其味則已淺矣反覆辭意葢刺人之欲有為而不敢於事者故言終朝所采無幾而或借言歸沐而不繼矣或期以五日采盡而至於六日猶不見其來矣狩則韔其弓而不張釣則綸其繩而不下問所欲釣者則魴鱮也然薄言觀之而已未嘗一投竿施餌焉則亦所謂臨淵羡魚者耳雖未知所諷然其

取譬則警人者至深切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古音疑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首章言召伯能惠恤軍士所以人忘其勞二章三章則徒役之安歸也四章五章則王事之既固也

黍苗五章○宣王命召伯為申伯營謝功成而從

役者作此詩也此與崧高為一事而分二雅彼則

卿士賦於朝廷此則從役作於行間且亦是在東

將歸時耳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反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遐不謂矣朱傳自為一說若據孝經之意則為欲盡其言之義鄭氏亦以忠焉能勿誨乎釋之

隰桑四章○朱傳云喜見君子之詩雖不知為何人之作然以所興推之隰桑之葉垂陰於下益士大夫得見賢公卿之詩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白華成菅則白茅為束草木之相依附者如此然當

其陰陽之和白雲英英則菅茅皆沾濡潤澤矣反是則白茅枯戾雖有白華亦且萎絶今也天運艱難異於白雲之候故使之子之不謀念而遠我以獨居也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池能浸彼稻田煁能烘彼桑薪水火之潤炎於物也今澤他注而火移光故惟有傷懷勞心而已

鼓鐘于宫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誠之必感猶聲之必聞也而我之心獨不見察何哉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鶖鶴以比嫡嬖鴛鴦以比夫婦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俗本或作疷說文無此字

扁從户從冊蓋古者額書於户曰扁也以石為之則石之尊重至矣若以扁石而踐踏之則卑莫甚焉今王之廢棄於我而使我傷病何以異此

白華八章○申后被黜於幽王之所作也當是居申時作故次在此而曰之子之遠也此下皆當為

幽王之詩

緜蠻黄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黄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黄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三章○世亂人不安其所于時猶有能資助

而收恤之者故行者作此詩

幡幡瓠葉采之亨（普郎反）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瓠葉四章　與前篇同意蓋有飲之食之者而感

其禮雖微薄之物而意則厚矣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今本作遑依唐石經改正朝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漸漸之石三章○苕於征役者之作

苕之華芸其黄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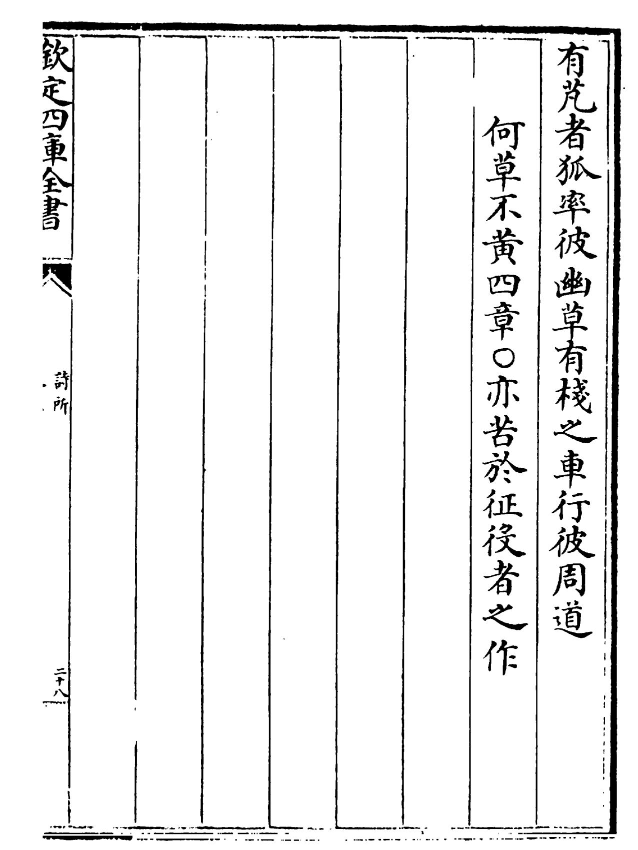
苕之華三章〇困於飢饉者之作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户郎反）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讀為鰥）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草衰則黄枯槁則玄矣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神與反）哀我征夫朝夕不暇（音豫）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何草不黄四章〇亦恉於征役者之作

詩所卷五

詩所卷六

大學士李光地撰

大雅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音以

言周所以受命由文王之神上與天合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

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陳錫所錫者多如物之陳列也文王身不受命而令聞無窮天廣賜在其子孫本支既百世矣異姓之士亦光顯於時與國咸休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士之得世顯者其猷為皆能自勉于敬實天生之以為邦之楨幹文王基業所賴以安者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蒲北反

假格也文王之神之靈由其間之長也文王之聲之駿由其德之盛也穆穆不已於敬豈有圖度天命之心哉而德之昭假天實有命于商之孫子矣天之既命是以孫子孔多靡不臣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音疆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昔命于商而今在周何常之有哉其本支既臣服故其多士皆來助祭與文王之本支多士世顯者異矣靡常如此今為王之藎臣者可無念爾祖之德乎明今日所以陳此一忠藎之心也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方墨反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念爾祖者存乎修德而已命之在我惟德有以配之德常修則命常眷是自求多福也昔者殷未失衆亦

常配帝如今日矣惟其大命之不易是以遷移而靡常可不為永鑒乎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躬不與天韻闕之 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古音浮

遏絶也修德而義問宣昭且時時虞其若紂之自絶于天者則于配命之道幾矣然天事幽眇烏乎窺之惟儀刑於文王則與天合而推之萬邦而孚化矣夫文王之與天合者何也敬而已矣穆穆而緝熙于敬

葢文王之所以為文也

文王七章○周公誡成王之詩而後世因以為朝會之樂章詩意欲其以文王為法以商為鑒德之修廢固其本已其驗尤在於殷棄膚敏而使之駿奔周京文王育材而克以楨幹王室故自此至思齊多言文王得人之效作人造士之功以迄于成王卷阿之後而始變中間宣王修之羣賢為盛陵夷乎幽之殄瘁終焉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有明明之德則有赫赫之命無常而不易宜鑒于殷者皆即前篇之意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音疆乃及王季維德之行戶郎反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言摯國之仲女任姓者自商時來嫁為周京之婦能與王季合德實生文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方墨反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小心昭事其德無邪也是以能來多福而方國至焉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初載猶言生初也嘉止昏姻之時也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言行嘉禮而納幣親迎之事

有命自天與華協命此文王于周于京音疆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太姒為莘之長女象太任而言故曰纘後思齊篇亦曰嗣徽音也燮和也順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說見小戎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陳于商郊其勢興起矣然既無疑懼之心亦無覬幸

之意惟知畏上帝俟休命此所以為順天應人燮伐之師也女者武王自汝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音旁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彌郎反

燮伐順也肆伐威也然昧爽會師一戎衣而大定非威之競實順之極也

大明八章〇文王大明緜朱傳以為皆周公戒成王之詩然惟文王戒義獨顯此及後篇則陳王業

之所以成推王迹之所自基葢使不忘先世而思所守之重中間又及乎列王之德配以至尚父之功四臣之助凡皆至德感致受命之符也大武之舞有總干山立者有發揚蹈厲者夫子推明其意一以為武王之事一以為太公之志葢屹然而不動者正所以傳其無貳之心赫然而威威者乃所以象其鷹揚之烈信乎聞其樂知其德觀其舞知其行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述太王居豳時未有家室起下築立室家之事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音戶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述太王遷岐之事胥宇猶言同居也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述周都高平而肥美始謀于衆復決于龜遂止是而及時築室焉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音以廼疆廼理廼宣廼畞滿以反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述居民授田之事始慰安而居止之而分列其左右居民之事也繼乃正其經界宣其泉而畞其地授田之事也岐在西以東為表自西至東徧執其事民功修也

廼召司空廼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
音姑

作廟翼翼

述始作廟之事召司空者度地召司徒者聚役繩直

以正其左右縮版以𦂳其上下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

鼓弗勝

捄盛土於器也既將築而盛土於器陾陾然衆矣又

度之而繩聲薨薨然所謂其繩則直者至此無不正

矣既築之而登登然高矣又屢削之而削聲馮馮然

所謂縮版以載者至此無不齊矣申言作廟之事

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

醜攸行戶郎反

臯門應門毛鄭與朱子之説互異鄭謂諸侯有臯應

路三門天子加以庫雉今姑從之以太王賢人無僭

制之事如上章司空司徒亦以諸侯備三官之故直

至武王誓師時未改也春秋列國往往僭逾不足據

為明證此言立朝置社之事案周制左宗廟右社稷則廟社俱立於朝中而在庫門之内此先言作廟後及門者君子將營宫室宗廟為先廟之既成乃因之而備宫室之制也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此章仍以太王之事言之為是孟子引以為文王之事者猶上以憂心悄悄為孔子蓋斷章之取且因思

齊四章辭義相近也狄人之怒未殺而太王之德愈彰木拔道通形勢足恃是以混夷奔竄而伏息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音戸

予曰有奔奏與走字同當音祖　予曰有禦侮

此乃言文王之事所謂彼作矣文王康之者也德讓化於異邦而又内有四臣之助故王迹之基者至此而王業建矣疏親也謂親為疏猶謂治為亂也疏附先後以近臣言奔走禦侮以遠臣言

緜九章○說見前篇周自后稷勤於農事公劉修之太王復修之而又備廟朝社稷之制於播遷之餘所謂日不暇給而規模弘遠矣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倉九之之

濟濟威儀之盛也左右趣之助祭者也鄭氏曰白桵相樸屬而生者豫斫為薪至祭上帝三辰則聚積以燎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魚何反

申左右趣之之事言助祭者莫非賢士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淠舟行貌言文王涉涇有所征伐則衆徒奮櫂六軍輯和而不相失是文王能盡文武之用而得其和所謂祭則受福戰則克者葢得其道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專以兩事言之上篇所謂疏附先後奔走禦侮者於是可見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此下兩章乃歌咏文王之德文武得賢是作人之效也由其德之彰顯天下文明如雲漢在天有目者共睹也加以百年後崩教化澤久親自麟趾賤至兔罝無非待文王而後興者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上章言德之顯此則言德之修有雕琢之功故成金玉之質生安而不已於亹勉之勤故能為綱紀而大成其作人之化

棫樸五章○序謂文王能官人朱傳謂歌文王之
德兼之而義備矣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禄豈弟
旱山之麓高平澤潤則所生之榛楛必盛矣君子有
豈弟之德則所受之福禄必多矣其干禄也以豈弟
干之而已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禄攸降戶工反
申干禄豈弟之意朱傳之説美矣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豈弟之德莫大乎作人易言享于西山享于帝則克享神明亦莫大於此者此葢由其德之感通類之嚮應易曰本天親上本地親下則各從其類也韓子曰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葢此章之義矣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方墨反

上二章皆受福之本此則受福之事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木之性火附麗之而不去君子之德神憑依之而不離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葛藟蔓生者未必皆直也然附於條枚則皆直矣福之在人未必皆正也惟君子以豈弟之德求之則正而無邪此兩章承介景福而終首篇之意

旱麓六章〇序言受祖朱傳謂歌文王之德亦兼之而義始備但祭祀皆然不專受祖又序以為太

王王季者徒以圭瓚一句不足據也

思齊太任文王之母（以滿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以房反）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言文王上有聖母内有賢配○專以内德言者凡人修身其於顯明之地莫不齊東閨門牀簀而放逸之心生矣文王之德之純固其性與天合而母教内助之所成者實多故探本而言之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博工反

又推本文王之德言先世之德實文王有以順之也

太姒之德實文王有以刑之也

雝雝在宫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刑于寡妻故雝雝在宫惠于宗公故肅肅在廟雝雝

在宫則暗室而未嘗褻慢不顯亦臨也肅肅在廟則

致敬而尚懼有失無射亦保也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無韻

文王上有王室之纍外有敵國之憂其疾也大矣在常人處此宜亦有所警戒然而文王光大之德益以無虧者益其性焉安焉不待有所聞而後依於法有所誡而後入於善也○上章見文王之敬以直內也此章見文王之義以方外也雖於五倫之間有順有逆而處之如一矣

肆成人有德小人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無韻

德既備矣而功業莫大於作人作人者亦惟是上文

無斁之德有以成就而彰顯之爾德造成就其材也

譽髦彰顯其身也

思齊五章○歌文王之德者此篇爲至葢求福不

回之實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

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

西顧此維與宅

莫定也二國商奄也耆愛也憎增也式廓大也言天

欲求民之安定而二國政亂天之所惡故究度於四國之遠有當乎天心者則增而大之以為受命之基

西顧於周與以岐山而居焉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古音之恕反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菑翳木之枯蕪者則拔除之灌栵木之叢穢者則疏治之檉椐木之可用者則開出之檿柘木中蠶桑者

則芟耘之帝遷明德於此向之昆夷滿路而去是配

天受命已於是而固其基也以上言太王之事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

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音以則友其兄則篤其慶音羕載錫

之光受禄無喪奄有四方

樸木既芟治則省其山者惟見柞棫挺擢而松柏疏

通爾作對亦上章立配之義今日之作邦也異日之

作對也大伯雖讓且逃然兄弟之間友德敦至皆所

以篤厚家慶而增其光故能守國不失以至於奄有天下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貊當作莫清靜也天命自度是帝度其心也口無擇言是莫其德音也其德之昭著則有明察分辨之善盡師長君上之職成和順親附之化傳之文王其德

尤無遺憾歷代帝眷至此而實受其福矣以上言王季之事而遂及文王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博工反）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音戶）

文王性合天德事順天心故若天之謂之也畔者相攜貳援者相牽引歆者相貪羡者相慕文王處君臣隣友之間既無攜貳又無牽引無利己之心無貪人

之意所以當商末世亂流滔滔而獨先登于岸喻其所立之高不淪于俗而又足以拯救沈溺也言此以起伐密之事者明其無釁無私一為義動以救民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言伐密而無敵也文王伐密後而徙都此徙於程而後乃遷於豊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音棘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文王之德懷于帝心惟其潛修之厚聲色不形雖身任方伯為諸夏之長專尚文德不以兵車故其聲色之泯然也若無所識知然者臨事而動順天之法有所命討奉而行之於我無私焉言此以起伐崇之事者崇有譖害之仇疑於斯師然其助虐無道葢亦天

命誅之非文王厲其聲色之威而動此兵革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古音慕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言伐崇而亦無敵也文王伐崇之後大邦畏其力是無侮也小邦懷其德是無拂也
皇矣八章○棫樸之詩言文王祭祀則多士攸宜征伐則六師恐後故旱麓言其祭之受福也而繼

以太任太姒修文德者本内教也皇矣言其戰之必克也而先以太王王季纉武功者重先烈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靈臺之制所以迎日月望祲氛書雲物以為備周官眂祲馮相保章氏之所司也文王伐崇之後作邑於豐而立靈臺臺高可以望遠靈則以其占候天道察知祅祥而取名爾孟子啟誘時君而以為百姓之所

謂非正訓也

王在靈囿古音肄麀鹿攸伏古音蒲北反麀鹿濯濯白鳥翯翯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臺下有囿有沼王者時游觀焉上章言民情之樂此章言物情之遂也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辟廱學名也辟璧也廱壅也四面壅水環之周圜如璧也文王既作靈臺又立辟廱乃肄禮樂養老觀射

之處古人立學以樂為主虞之典樂夏殷之樂正周之大司樂皆學職也文王修古制而肆樂於其中虡業崇牙既設鐘鼓咸備鼓之考之無相奪倫故歎美而言辟廱之可樂也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古音蒲工反）矇瞍奏公

鼓鐘之得其倫者由矇瞍之得其職

靈臺四章○文王大明緜自文王而上推於太王王季下及武王蓋統創述之全體故居大雅之首

而用之樂歌為最重棫樸以下亦有祖妣功德焉然大致皆為文王作也而終於此篇德之精微若思齊皇矣至矣語其節目之大則敬天也作人也格于上下德之大端也諸篇之指不離乎此而此篇之靈臺則其昭事上帝對時而省驗之事也辟廱則其譽髦斯士建官以育成之事也周自太王已備廟朝之制此二者實至文王始興不獨著其文武既修禮樂明備而首篇所謂陟降左右思皇

濟濟者知文王之無一日而不勤其心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音疆

下武言上文也武王雖以武顯然非所上也其累世皆修德行仁是務一戎之後偃武修文故曰下武世有哲王如三后者德當天心其神既已在天矣今王方受命而在京德美實與之配此詩不著謚號應是武王在時羣臣頌美之辭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音浮

德配三王者由其能思世德以求合之也配三王即所以配天命孚物之凝於中而成象者天祖二者永言不忘參前倚衡若或見之此之謂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有孚則可以化邦矣下土之式也維其永言孝思故人皆動其秉彝而法式之

媚兹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蒲北反

孝者百順之本則而式之則所以應一人者皆順德

矣維其永言孝思故有以通乎神明施于四海而光

昭其嗣服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嗣服光昭不特今日之法式實乃來世之儀刑使之

繼承其祖宗之迹而受天之福於無窮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佐輔也臣民者君之輔朝賀踵至則萬年而親附不

衰矣

下武六章○自文王至卷阿多為成王時詩則不應有武王在位之作然作詩者意在述先德以陳戒則系於何王者可以援引為王誦之後世編詩但論世次固不以作者為先後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有安民之心有成治之效文王之聲所以駿也烝舊說作君然恐當為美盛之意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禮記引此作猶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匹謂制度所比擬如諸侯不得僭天子之類也築城則有洫作豐則有匹非急於所欲乃繼前人之緒追從來之孝思爾蓋後來者曰來所由來者亦曰來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作豐之後王功益以赫濯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四方攸同自文王而天下歸心矣然文王大邦維翰以服事殷至武王始革命而君天下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蒲北反皇王烝哉

文王作辟廱武王復修之明文王有武功而武王有文德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音疆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武王非欲去豐也為子孫計設險守國以燕安覆翼之子孫互文

文王有聲八章○文王四章先曰文王後曰王后武王四章先曰皇王後曰武王明文王乃追王而為王后者武王則先著其為皇王而後存其本稱自棫樸以下歌文王也自下武以下歌武王也各兼祖考不忘先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

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后妃從天子祀高禖以祓無子故曰履帝武敏者步之速歆者心之動介謂與同御者參止者其所居也就所介止之處而震動有身之甚早故曰載震載夙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古音方二反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初生之子而其易如此故父母赫異其靈也而心疑之曰豈上帝之不寧而不康我禋祀乎何居然而生

子之異也所以起下文棄之之意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與翼協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誕寘之寒氷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

厥聲載路

腓者以足煖之字者以乳食之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

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始能匍匐而容貌清峻既知飲食之後則所樹蓺無

不慼者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黄茂音髦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有相之道言有相助上帝之道所謂克配彼天者也或曰道稼穡之方言有鬼神助之而授之方也方苞以下朱傳確矣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畆滿以

（反）恒之穈芑是任是負（房以反）以歸肇祀

天爲之下嘉種有此四者而長久植之穫于田棲于畝任于肩負于背歸而共祭祀之用言肇祀者蒙始就國有部言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叜叜（蘓九反）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疏云或使人在碓而舂之或使人就臼而抒之或使

人簸揚其糠或使人蹂践其黍朱子云謂践禾取穀以繼之也釋淅米也烝炊之也皆為酒及簠簋之用祭之日則以蕭合脂爇之又軷祭行道之神而於諸牲之肉或傅火而燔之或加火而烈之𥜿黍稷為神羞盎祈年祈穀之祭也故曰以興嗣歲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與今協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朱子以上章為后稷之祀此為尊后稷之祀蓋以諸

侯不得祭天而有上帝居歆之文故以郊祀言之然恐天子祭天周制始定古或可通也卬盛于豆即蒙上章難以隔斷且言自后稷肇祀則無罪悔以迄于今亦似前後之非兩祭宜並存其説爾

生民八章○歌述后稷之事推受命之始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行葦之茂猶不使牛羊踐履況兄弟之親豈可以疏

遠乎鄭氏曰少者為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古音古醓醢

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肆筵者皆設席以坐之授几者則有緝續御侍之人

焉先行獻酢之禮洗爵飲者也奠斝不飲者也不飲

者為敬周曰爵殷曰斝尊前代也繼行薦醓醢之禮

然後燔肉炙肝加以脾臄既飲既食或鼓或歌和樂

之至也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古音胡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既燕而射以樂之且觀德焉先序其賢多者儁也既序其不侮敬者優也雖同姓亦曰賓故下曾孫曰主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古音滴主反以祈黄耇音矩黄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方墨反

古者燕會其終有無算爵之禮所謂不醉無歸者盎此時也酌以大斗祈其黄耇通言之也其黄耇台背

者則緝御之人引之翼之以其壽考為邦家之祺故更祝之以受大福是以此一燕也而親親尊賢敬老之事備矣

行葦四章○燕同姓之詩也朱傳以為祭畢者以列在大雅别於小雅之燕享云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方墨反

享其飲食恩意之厚願其受福也答上篇以介景福之語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彌郎反

德者福之本故又祝其明明德於無窮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高朗者昭明之極高朗則令終矣令終之先兆公尸

嘏辭其豫告汝者乎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音俄

公尸之所告云何謂其祭物潔美禮儀卒度神之享

之嘉其愛敬朋友攸攝斥相禮之人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公尸又言爾之威儀既孔時矣又有孝子以佐佑之

孝思相繼之盛如此故神永錫汝以善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作詩者推言神意謂所謂類者非他室家之中有以

祚其子孫於不絶者是也

其胤維何天被爾禄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又言所謂胤之祚者如何受天之禄而景命附焉爾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又言命之附於何見之為擇女士以為賢配而所生孫子從之皆賢是則天祚明德無疆之實也

既醉八章○朱傳以為答行葦者精矣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禄來成

鳧水鴨鷖鷗也為公尸者必謹愿忘機乃與神近故取以興焉涇在涇水中也神安則福禄亦成而安矣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魚何反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禄來為音譌

進水而沙沙水旁也寧故宜之神宜則福禄亦為無不宜矣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禄來下音户

進沙而渚渚水中之高地也宜故處之神處則福禄亦下而不去矣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戶工反公
尸燕飲福祿來崇
進渚而潨潨水外之高者也處之故宗之神宗則福
祿崇而不替矣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
飲無有後艱
進潨而亹亹水絕夾山如門者也來宗故熏熏然和
説楚辭云君欣欣兮樂康是也神和説則福祿永保

無有後艱矣

鳧鷖五章○祭之明日賓尸之詩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彌吝反之自天申之

有嘉樂之德故宜于民人得民人之和故享于天心既受禄矣又保右之而使不失申重之而使益加

干禄百福方墨反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此保右申重之實效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又申言令德之實容貌則抑抑其謙和言語則秩秩其從順人無怨而樂之無惡而嘉之而又聽納虛受視同德者而順從之此所以受福無疆而為四方之綱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音以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

民之攸塈

又申言宜民人之實其綱紀也先安及於有位之朋友能使百辟卿士皆忠愛於其君可謂宜人矣君臣不懈于位則民所由以安息也可謂宜民矣

假樂四章○朱傳謂公尸所以答鳧鷖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槖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戶郎反

篤者言其力本勤農風流篤厚書云公劉克篤前烈

加篤於公劉之上猶曰於皇武王允文文王也首言
其居西戎而將遷豳之事廼場廼疆者就其舊疆場
而蓄儲行備也思輯用光言思欲安集其民人以光
大其國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廼宣而無永歎陟則
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瑶鞞琫容刀
言初至豳而胥民於此原則既從者繁庶順上所宣
告而無怨歎之聲矣葢遷國非民所樂觀之盤庚可

見也於是公劉登降相視欲定都居佩玉與刀親自

跋履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岡廼覯于京音疆京

師之野神與反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更申上意逝百泉以瞻原所謂降于原也陟南岡而

覯京所謂陟于巘也暫居而非久者曰旅曰處易曰

旅于處是也既定京師之地於是即其野處而處之

為廬而旅居之出號施令詢謀衆庶皆於是焉葢室

家未備而草次羈寓之時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廼依廼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末二句無韻

依朝宁位也就此草創之時設為朝宁之位肆筵登依殺豕酌匏以會臣民飲食之後為立之君以統之立之宗以屬之公有長私有尊則民不渙散而易使矣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

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溥長言定其廣袤也既定國土之疆界於是登岡測景以視其山川方位向背天道得矣觀其流泉以制溝洫而域民為三軍人數得矣度原隰之高下肥磽以徹法治田而徵其糧地利得矣西方負山少見夕陽者則居人寒苦故又度其有夕陽者以定人居起下章作室之事也單義未詳或曰諸侯三郊三遂是雖曰三軍而實複也公劉初遷民户未衆僅有三郊

而已故曰三單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廼理爰衆

爰有音以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廼密芮鞫之即

館謂宮室也君宗既立人畝既定廬旅不可以恒居

於是修築家室以為久住之基亂流以取厲鍛用為

斲削且資軍械田器也止基既理人居稠衆或夾皇

水之澗而相向或遡過水之澗而相屬又不能容則

就芮水之外而家焉

公劉六章○歌述公劉之事按武成云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克承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故后稷始封有邰公劉遷豳太王遷岐文王伐崇作邑於豐皆周家受命之所由也太王王季文王之事自文王至有聲備矣然後及於后稷公劉焉然又更越行葦四篇者凡歌詠祖德之詩不特陳戒亦受釐之所歌也公劉不在七廟之中則時祭所不及而

行葦四篇乃祭畢受釐之事考其篇次固宜在此矣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滿以反

行潦水之濁者也然酌之以寘於大器之中俟其澄清又挹而注之小器則皆可為祭祀之用矣餴沃以烝也饎酒食也左氏傳云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之鬼神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罍祭器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濯溉泛言器物塈謂依之以安息

洞酌三章○舊為名康公戒成王之詩然所言詩意各别今攷之乃謂盛世之無棄物王道存乎器使一行潦之水也上者可以沃酒食次者可以濯罍尊下者可以滌器物人材亦猶是也在乎豈弟

君子兼收而並用之故其上者教養成就是真父母之道矣次者因材拂拭亦人心之所歸也下者備用代匱亦人類之所依也

有卷者阿與歌協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舊說以為比喻朱子言從王游歌者得文義之安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伴奐優游蒙上游歌而言其有泰平無事之樂也彌猶終也彌爾性言德之淵塞也頌歌成王以爲夙夜基命宥密其有得於斯乎酋終也欲其似先公之令終性者命之根也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音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昄章版圖也由今日宴安而推念及於所守之重必彌性以爲天地山川社稷之主人者神之依也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

爾常矣

受命長言自文武受天之命至爾而已久也受命久

福祿安則必思所以常之故又由所守之重而永念

及於天祿之終德者福之本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馮忠信可任者翼能敬者孝有本行者德有道術者

得此四者以為導引輔翼則四方以為則矣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顒顒者誠信在中而著於外易曰有孚顒若是也卬卬尊嚴而可仰也如圭如璋德之純粹也與馮翼者游則有顒顒卬卬之令望矣與孝德者居則有如圭如璋之令聞矣前言彌性德之本也此兩章則言親賢德之助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皇應有德者而至比賢人也其初集也如賢之始至故謂之士始至則使之而其忠愛形於上矣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其高飛也如賢之升用故謂之人升用則命之而其惠澤下於民矣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鳳皇非梧桐不棲賢士非明君不附有菶菶萋萋之盛則有雝雝喈喈之應矣彌爾性而馮翼孝德從之亦猶是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音陀矣詩不多維以遂歌

車馬既集盍游而將歸矣故言陳詩不能多也聊以繼王之歌而已與首章相應作者之體也

卷阿十章○舊説召康公戒成王盍因宴游而賡

歌也自文王大明以下皆成王在位周召之徒納誨之所為作多稱揚祖德之詩亦有述文武在時臣下頌美之篇焉惟行葦四篇似為成王作者然亦緣於宗廟之事故以泂酌卷阿終為其專於陳戒也

詩所卷六